

著斯里古斯愛

王曼亞
農格

譯健和葉

譯文叢書

愛斯古里斯著

葉君健譯

亞格曼農王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版初月九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人 行 發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
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
號 八 十 七 街 南 湖 口 漢

所 刷 印
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

書 叢 文 譯

王 農 曼 格 亞

著 斯 里 古 斯 愛

譯 健 君 葉

元 價 定

獻給

陶德斯(E. R. Dodds)教授

希臘悲劇與愛斯古里斯

我們普通提起悲劇這兩個字，我們一般地總聯想那一定是一個悲慘的故事。牠會引起我們傷心，引起我們流眼淚。但希臘的悲劇並不是這樣；牠既不要使我們傷心，也不要使我們流眼淚。依據希臘文學批評家亞理士多德（Aristotle）的理論，悲劇應該引起人的『憐憫和恐懼』（pity and fear）；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使我們同情那一位悲劇的主腳，同時要使我們害怕與這主腳同樣的命運落到我們自己的身上；這麼一來好使我們可以滌清我們身中壞的成份，而成爲完美的人。這種富有倫理觀念的文學批評，其價值如何，我們且不管；然而牠深深地影響了古希臘悲劇的寫作，則是事實。

依據這理論，一個悲劇的主腳則不應該太好，也不應該太壞。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不是悲劇的主腳，因爲他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；如果他做了官，發了財，那末這是沒有天理，我們討厭；如果他被打入地獄，那末這是他的罪所應得，我們也不傷心。同樣，假如一個好人蒙受了苦難，也不過僅僅使我們痛苦和難過而已。這兩種情形都稱不上是悲劇。相反地，如果

一個愛國志士，爲了解放他的國家，不得不殺掉他當漢奸的父親，而他自己當場又被一羣漢奸打死。這種悲慘的死引起我們的「憐憫」，這種父爲子所殺，而子又因父而死的無可奈何的情況，又引起我們的「恐懼」。像這樣的人物纔是悲劇的主腳。當然希臘的悲劇作家還在他們的人物中滲雜了一些「命運」的解釋進去。因此亞理士多德說：一個悲劇的主腳乃是一個有很值得重視的地位和高尚性格的人，偶然犯了某種錯誤或罪過，而結果不得不爲他的行動而蒙受無可奈何的懲罰。

這種理論的形成，當然是當希臘悲劇發展到了適當成熟的時候。其實起初希臘的悲劇並不是這麼機械。像其他的文學形式一樣，牠也是民間的產物，而且還跟宗教有關。古代希臘是一個農業社會。每年在一些收穫完成以後，希臘人總要慶祝一番，同時還祭祀他們所敬愛的土地肥沃之神和酒神狄翁尼蘇斯（Dionysus）。希臘人在這神的祭壇前奏起音樂，唱起歌來。唱歌的人是一組有訓練的歌者，叫做歌隊（Chorus）由一個歌隊長（Chor-yphaeus）領導。他們所唱的歌大都是關於狄翁尼蘇斯的一些故事和冒險。他們一邊唱，一邊作簡單的舞蹈。後來在唱的時候，有時夾雜着一點對話，由歌隊的兩組所道出，或由歌隊長與歌隊長之間道出。後來在紀元前五三五年，一個叫做德斯比斯（Theopis）的希臘人介

紹了一個演員進去。這演員可以不斷地扮成君主，皇后，使者，傳令兵等。這麼一來，歌隊長可以與這演員進行着許多的道白，而這種原始的歌舞，漸漸就取得了戲劇的形式。歌隊漸漸退而成爲這新形式中的抒情部份。

這種初期的戲劇形式後來被比西斯特拉都斯 (Pisistratus) 正式介紹到雅典。他還建立起一種新的歌舞季節，叫做「狄翁尼西亞城節」(City Dionysus) 這節中最有趣的一個節目是劇本競賽。每個參加競賽的劇本家要演出三個他自己寫的劇本和一個「撒退爾劇」(Satyr Play) 有半人半羊神和唱的一種笑劇。每次參加競賽者只准三個作家，而勝利者就可以得一筆不小的獎金。這麼地，在一些民間節會裏面，悲劇漸漸地發展而成爲古希臘的主要文學形式，成爲民間一種公共娛樂，而不再是祭祀的附屬品。

悲劇既成了一種獨立的藝術，牠的上演當然不僅僅限於在狄翁尼蘇斯節的時候舉行。因此劇場就應運而生。希臘的劇場是一個大半圓形的空地，位置在山的斜坡上。舞台就在這個半圓形的中央。觀眾一舉起眼就可以看到舞台外邊的海，和與天相接的藍蔚海水。舞台是佈置得五光十色；歌隊也是打扮得很藝術，來回唱着莊嚴的史詩；演員都穿起高底鞋，戴着各種各色的面具，在悠揚的音樂中，把古希臘英雄的事蹟表演給觀眾看，使得悲劇

成爲觀衆的最大娛樂。

但希臘悲劇的形式到愛斯古里斯 (Aeschyles) 和蘇福克里斯 (Sophocles) 而臻完成。前者介紹了第二個演員進去，後者介紹了第三個演員進去。這三個演員可以輪流地飾許多人物，因而在舞台上可以有很生動的對話，同時也可演出一個曲折較多的故事。但在主題和宗教觀方面，愛斯古里斯使希臘悲劇達到了最高點。

愛斯古里斯在紀元前五二五年生於雅典城附近一個叫做愛略西斯 (Eleusis) 的地方。像所有的希臘人一樣，他小的時候受過嚴格的詩歌、音樂和體育的訓練。他參加過馬拉松 (Marathon) 的競技，而且因了他的勇武，他的像曾刻在慶祝那次勝利的紀念碑上。他參加過希臘人反抗波斯侵略的戰爭——這戰爭的勝利使得希臘的民主和自由得以保全，而能產生出優美的希臘藝術和文學。在他還剛不到三十歲的時候，他曾參加過悲劇競賽，但只有在十五年以後，他纔得到成功，而成爲希臘一個公認的悲劇作家。在他晚年的時候，他因了某種不快的事故，離開了雅典，而到西西利的宮庭去作爲一個賓客。關於他的死有一個傳說在希臘之間流行着，說是在他七十歲的時候，一個巨鷹嚼了一個烏龜，落在他頭上把他打死。因之他的死是由天降，而非一個普通人的死。

愛斯古里斯最主要的作品是兩個三部曲。第一個三部曲現存的只有一部：被束縛的普洛米修士 (*Prometheus Bound*)。在這悲劇裏，跟一般的悲劇不同，他放進了一個偉大的主題——這主題後來一直影響到歐洲許多的詩人，如雪萊、拜倫、歌德等。依據希臘的神話，普洛米修士不過是一個小神仙。他欺騙了衆神的首領裘斯 (*Zeus*)，把世人所獻給裘斯的祭牲的最好的部份自己都吃了，而却把骨頭和肥肉給裘斯。裘斯氣了，把他給予世人的火收了回來。但普洛米修士把火又從天上偷下來交給世人。作爲懲罰，裘斯把他鎖在一個大石上，送一頭巨鷹每天來啄他的肝吃，而這肝每天晚上却又完全生好。但在愛斯古里斯的劇裏，普洛米修士成了一個反抗暴力的英雄，人類的救主。裘斯收回了火，爲的是要把人類滅亡；而普洛米修士却把牠取回來，交給世人，同時還交給世人許多其他文明的技術，使世人得以不死。但他自己却因此而受難。這種殉道的精神和爲人類服務的意願，使愛斯古里斯的作品成爲最高尚的藝術製作，而非爲純娛樂性質的劇本。

愛斯古里斯的第二個三部曲現在都還存在。牠們包括亞格曼農王 (*Agamemnon*)，持奠酒的人 (*Libation Bearers*)，及命運之女神 (*The Furies*)。這三個劇本是寫一個家庭世代互相謀殺的故事，代表希臘人一種傳統「罪與罰」的觀點。裘斯與普魯多 (*Pluto*) 相

愛產生了但達魯斯 (Tantalus)，但達魯斯的兒子貝洛甫 (Pelops) 生了亞杜斯 (Atreus) 和兌斯提 (Thyestes)。這家的罪孽就從這一代開始：兌斯提姦了亞杜斯的妻，亞杜斯就把兌斯提的兒子殺掉，用他們的肉給他們的父親吃了，作爲報復。亞杜斯的兒子亞格曼農，去遠征特洛伊 (Troy) 城時，爲了要祭風以便利航程，便犧牲了自己的女兒伊芙真妮 (Iphigenia)。待他得勝回到家來時，他的妻子克萊屯納斯塔 (Clytemnestra) 爲了報復女兒被殺的仇，又謀殺了他。後來他的兒子奧勒斯提 (Orestes) 爲他父親報仇，又殺了克萊屯納斯塔。奧勒斯提本身則被口噴着火花，頭頂着毒蛇作爲頭髮的三個命運之女神（在希臘人心中，她們是法律和正義的人身化）所追迫。奧勒斯提無處藏躲，不得已求救於西雅典的最高法院 (Areopagus)。光明之神亞波羅 (Apollo) 出來爲他辯護。十二個法官共投票決定這件案子。結果贊成原宥和判罪的票數各相等。最后智慧之女神亞得娜 (Athena) 爲奧勒斯提投了一票，使他得到自由，因爲他認爲他所受的苦已足夠贖他的罪。所以愛斯古里斯在這個三部曲裏的最后結論是「慈悲」和「光明。」

從這兩個三部曲看來，我們知道愛斯古里斯是一個人類的熱愛者。他的正義感很強，他的是非觀很濃。在他悲劇中他不僅使人「憐憫」和「恐懼」，還使人作光明的希望。原

來作爲祀神附屬品的希臘悲劇，到這兒達到了牠最崇高的境地。希臘的宗教到這兒也達到了牠的頂點：愛斯古里斯幾乎建立了一個以裘斯爲主腦的一神宇宙觀。在他以後，宗教的情緒漸漸衰落，而代替了牠的是『唯理主義』(Rationalism)。

附亞格曼農王故事大意

在這劇本開始的時候，一切都顯得很順利。在宮殿屋頂上的那個守望人，在第十個年頭的守望的時候，看到了表明特洛伊陷落和亞格曼農快要回朝的烽火。他便快樂地向這家報告這件久等不到而被歡迎的消息；不過，就在高興之中，他還透露了一個疑懼的語句，暗示着某種東西在後面。這東西他說不出一個名兒，但牠可能使這次勝利變成失望。這時一羣亞各斯老人組成的歌隊進場；押着一個莊嚴進行曲的節奏，他們一邊走，一邊吟誦。他們唱着如何在十年以前，亞格曼農和孟納勞斯，依從客人和主人的保護神裘斯的吩咐，帶領一支希臘的大軍，去奪回孟納勞斯的妻海倫——她是被巴里背信地偷去的。於是，這歌隊中的老人各就各位，開始了他們有節奏的舞蹈，同時以鼓舞的，既敘述而又抒情的頌歌，他們唱起（也可以說用一串生動的形象，在一個隱得有陰森的凶兆的夜裏閃灼得像電

光似的，他們呈現出）這事蹟。這故事把這大軍的出動覆上一層陰影——女神亞得米斯的憤怒使這艦隊在奧里斯開行不了，結果伊芙真妮不得不被獻祭與她。於是一副生動的情景伴着詩，音樂和手式出現：父親的心的掙扎，他的將官的堅持，他女兒的眼光，和最后不可避免的結局。在這整個的情景中，響着一個疊句——牠是命運的喪鐘，同時也是這劇的主旨：

『哭呵，對死神哭，但願福星高照。』

在這短歌後克萊屯納斯塔進場。她正式對歌隊宣布特洛伊的失陷，描述烽火如何一炬傳着一炬地亮過來，甚至於還想像出那座死城裏的情景。她退場後，歌隊又歌舞起來，同時還敘述特洛伊的失守所給予人的教訓，和暴亂及欺詐的果報是如何降臨了巴里和他的一家。於是一副生動的連環圖畫又在悲苦的夜裏現了出來——海倫帶着她宿命的美貌輕輕地走向她的末日，她的丈夫的痛苦，夜被愛的惡魔所侵擾，後來的戰爭的恐怖，在海外的屠殺，出征家屬的哭喪，以及後來出征者的尸灰的歸還。最後歌隊又重複提起橫霸所引起的惡報，便宣佈從特洛伊來的使者的到來。這使者作為遠征君主和軍隊的代言人，

描述着他們所受的苦痛和他們對於勝利的高興。克萊屯納斯塔虛偽地對他敘述着自從她的丈夫離開後是多麼地苦痛，和多麼高興地等待他的歸來。她說，他將會發現她在他遠離前的一樣，是家屋的一個忠實的看守人；她底忠誠可靠，她的聲名清白。接着便又是一段歌隊的歌，敘述巴里的行爲所帶給特洛伊的災亂，婚禮的頌歌變成了戰歌和死亡曲；同時，用了許多優美的比喻，把海倫的美貌和牠所召來的詛咒作了一個對照；並且堅持地敘述着橫暴和驕傲會招致惡報。在這歌的末尾節奏變成了一個進行曲；歌隊歡迎勝利的君主亞格曼農的到來。在他後邊跟着的是一個帶有面紗，不作一語的女人。對這家宅的衆神致了敬意以後，這君主用誇張的字句，承認這歌隊的忠誠，可是暗示着有許多事情他須加以改良。於是克萊屯納斯塔接着進場。她很誇張地敘述她是如何焦心地等待他和如何地對他的歸來而歡樂。之後她命令女奴們把藍色的錦繡鋪在路上，以適合於一個征服者的步走。亞格曼農初表示不願，終於遷就了她。在東方君主的那種豪華的氣氛中，他向宮殿內走去，他的威權越伸張得高，他的驕傲越鼓得大，報應之神就越向他緊逼。克萊屯納斯塔在她後面勝利地跟着，唱出謎語式的歌：『呵，裘斯，成熟之神，請來成熟我的這祈禱。』

她退下後歌隊便唱起一陣含有疑懼的歌。一件事將會發生——預兆已經是有了。可

是什麼事呢？他們向黑夜摸索，沒有結果。同時靜靜地那位戴面紗的女人在等着。她是預言家卡桑迦特洛伊之王普里安的女兒，亞格曼農把她帶回家來作爲戰利品。克萊屯納斯塔又進場，催她走進屋子裏面去。她不作何表示，也不說話。這皇后的聲調於是從客氣而變爲生氣，終而成爲斥責。這女人還是不動，也不說話。克萊屯納斯塔很生氣地離了她，回進宮殿裏去。

忽然間卡桑加叫了起來，呼喚給她這作預言的本領的亞波羅。她所來到的這一家的陰森的歷史，以及牠過去和未來的悲愁，都像圖畫似地在她內心中映過去。以斷續的聲音和抒情的叫喊，她喚起了過去和未來的情景。血從宮殿裏流了出來；在裏面的一些房間內藏着的是命運之三女神；兌斯提的幾個被謀殺了的孩子在裏面的庭院中哀哭。在過去的這些幻象中，未來的幻象忽隱忽現，可以覺知，但無法避免：丈夫被妻子的謀殺。在這凶事的後面，最爲可憐的是這個預言家的自知而又無可逃避的死。在卡桑加和歌隊之間又有一段恐懼和苦痛的對唱，一直到最後，緊張的情緒鬆懈了下來，卡桑加朋白地宣佈君王的被謀殺，終於她對於快要到來的復仇者作了最后的控訴，便走進殿裏去接受她的死。——這時舞台空了起來。

忽然間從裏面有叫聲傳了出來。當歌隊正在疑懼時，謀殺已經是完成了。門已經大開：克萊屯納斯塔站在她犧牲者的尸身之上。一切假面具現在都脫去了。那位女謀殺犯勝利地承認了她的謀殺。她辯解她的行爲，說是爲伊芙真妮復仇，而且還是但達魯斯這一家的咀咒的化身。

這時姦夫愛及斯都第一次出場。他在幕後計劃了這整個謀殺案子。他是一個復仇者，因爲他是兌斯提的兒子——亞杜斯使他吃他親生兒子的肉。亞格曼農的被殺不過是這家祖傳的一長串罪過中之一環而已。表明了這罪與罰的定律以後，這曲戲便告一段落。

(依據 G. Lowes Dickinson 的節略)

登場人物

(以出場先後爲序)

守望人

城中老人所組成的歌隊

克萊屯納斯塔

亞格曼農

卡桑加

愛及斯都

